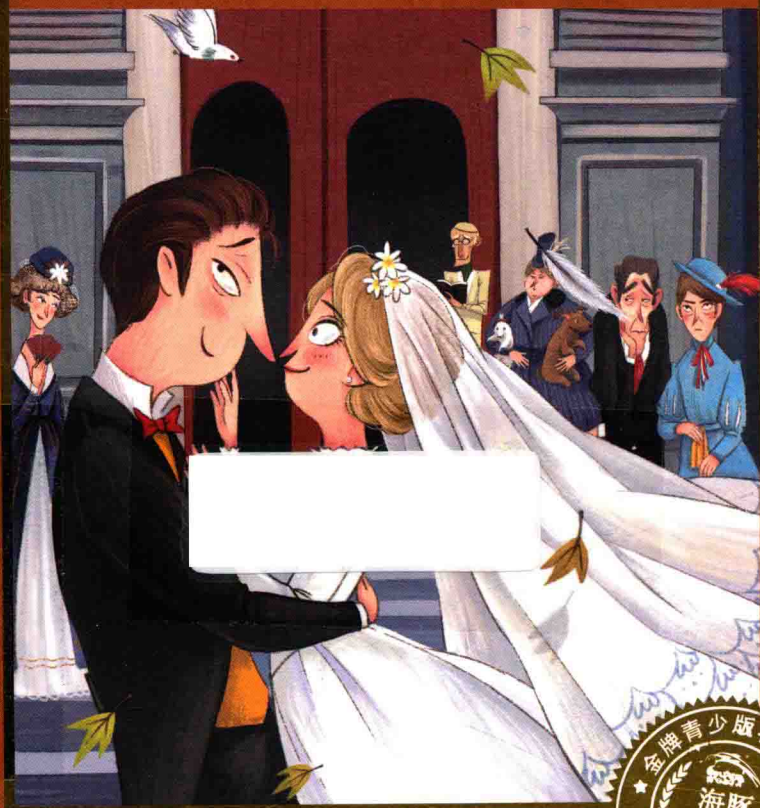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漂亮朋友

Piao Liang Peng You

·青少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牌青少版名著
海豚
文学馆
持续畅销10余年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漂亮朋友

[法国]莫泊桑 / 著

姜慧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朋友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姜慧改写. --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1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349-5

I. ①漂… II. ①莫…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7906 号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 著 姜 慧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 萍 叶 朋

绘画: 星星眼 琉璃仙 效果制作: 张晓晓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8.25 印张 彩插 7P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349-5

定价: 16.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言

《漂亮朋友》是法国著名作家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1887年,即小说出版后的两年,已经发行了51版。《漂亮朋友》的大获成功使莫泊桑买了一艘游艇,取名“漂亮朋友”。本书为适合青少年阅读,特根据原作进行了改写。

乔治·杜洛瓦原本是一个落泊的、一文不名的退伍复员军人。他的资本仅仅是一副漂亮的外表,然而正是这位漂亮朋友,让《法兰西生活报》政治主编的妻子玛德莱娜、《法兰西生活报》的老板娘瓦尔特夫人以及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德·马莱尔夫人神魂颠倒。乔治·杜洛瓦利用他所交往的女人,如愿以偿地由实习编辑当上报社的政治主编,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

乔治·杜洛瓦娶了玛德莱娜后,侦察到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政界的地震,把外交部长拉下了台。他为了获得《法兰西生活报》老板瓦尔特的家产,毅然抛弃了自己的情妇瓦尔特夫人,而一步一步诱拐了老板的小女儿苏珊。最后,老奸巨滑的瓦尔特不得不承认——乔治·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

小说《漂亮朋友》塑造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冒险家的形象，对于流氓式的乔治·杜洛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迹，作出了辛辣的讽刺与抨击。小说深刻揭示出 19 世纪末叶法兰西社会的政治、经济现象，无愧为 19 世纪法国经典小说。

* 目 录 *

上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2
第六章	78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12

下部

第一章	127
第二章	147
第三章	159
第四章	177
第五章	186
第六章	202
第七章	211
第八章	226
第九章	237
第十章	247



上部

第一章



• 1 •

女出纳员接过乔治·杜洛瓦伸过来的硬币，面值为一百苏，很快将找钱递还回去，便见他拿着钱快速穿过餐桌往外走。杜洛瓦身材颀长，容貌也相当出众，因为当过兵，更有一种军人的气质。有鉴于此，他还如同当兵时一般背脊挺直，撇了撇胡须，并瞥了眼餐桌边进餐的那些客人。杜洛瓦的眼神极为吸引人，进餐的女客人立刻便臣服于他的魅力下，眼神全都注视着。其中，有两位女客人身边坐着她们的丈夫，还有位女客人是教授音乐的老师，年约四十。此时，她的衣服有些凌乱，像是随意穿上的，显得很邋遢，帽子也被尘土弄脏了。她们都是这家餐馆的常客。

走出餐厅后，杜洛瓦的脚步顿住了，显得有些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还有两天便到七月份了，他摸遍全身上下，才能凑

齐三法郎加上四十苏的零钱，真不知如何才能安稳度过这个月。钱如此紧张，这两天里，一日三餐肯定要缩减。他不断思考着，午餐通常的价位在二十苏，晚餐更贵一些，在三十苏左右，若省下晚餐的话，能节约许多钱。节约下来的钱能在晚餐时段买个夹有香肠的面包充饥，并且，余钱还能买杯啤酒解解馋。虽然啤酒的费用对他来说较为昂贵，但这是他唯一割舍不下的爱好。

他走在洛莱特圣母院的街道上，如同当兵时那般抬起头，双腿略微分开，像刚从马鞍上跃下来一样。街道上行人如织，他横冲直撞地阔步往前，不时被行人碰撞到身体。杜洛瓦将头上戴着的礼帽稍微整理了一番，落在地上的脚步更为沉重了，像是不满这拥挤的人流一般。

自退伍以来，周遭所有的事物都让他感到无所适从。虽然他现在穿在身上的这套行头并不昂贵，但看起来极为俊朗。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棕红色的头发带着些自然卷，挺直的鼻梁下，胡须左右各一撇并略微向上翘着，眸色是深邃且精致的蓝色。他这模样，往往让人误以为是小说与戏剧中的反派角色。

夜空下的巴黎闷热异常，如同被蒸在锅炉中一般。下水道是由花岗岩作为原料砌成的，偶尔会发出腐臭味，还能在地下室的通风口闻到饭菜变质后的馊味，难闻得简直让人快要窒息。街道两边的门洞里，乘凉的门卫嘴上叼着烟斗，惬意地躺在椅子上。路人将帽子捧在手中，行走的步伐很是散漫，神情透露出几丝疲倦。街道尽头的大道有着浓密的树荫，杜洛瓦走至此处后彻底无措起来，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他很想去看榭丽舍大街的布洛涅林苑乘凉，不过，他更渴望能够与一位温柔美丽的妙龄少女来个美丽的邂逅。

这场美丽邂逅将在什么时候来临呢？几个月来，他每时每刻都在心底充满了期待。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非常多的女人被他出众的相貌与气质吸引，但她们同他理想中的邂逅对象相去甚远。所以，纵使他身无长物，但渴望中的美丽邂逅依然让他充满了激情。每当走在街上被女子搭讪，邀请他去她们家做客，他都会激动万分，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答应过她们，而是始终克制着内心的欲望，毕竟他一穷二白。最重要的是，他真正向往的，是永恒且浪漫的爱情。不过，他依然经常出入妓女常去的那些地方，好比咖啡馆、舞厅以及街头。无聊的时候，跟她们在一起闲扯最能打发漫长的时光，而且她们涂在身上的浓郁香水味也令他沉醉。虽然她们不是他的理想对象，但相貌也算美丽动人。而且，他并不是所谓的贵公子，便也没有轻视妓女的意思。

他顶着灼热的阳光前往玛德莱纳教堂。教堂附近的咖啡馆生意很好，坐满了客人，连馆外设置的桌椅都无空位，桌上的玻璃杯中有颜色各异的饮品。杜洛瓦早就口干舌燥了，见此便放缓了速度，寻思着要是能饮上一杯就好了。然而，他实在囊中羞涩，若此时买了凉爽的啤酒，明天晚上就只能饿肚子了。他实在厌恶这种一到月底就捉襟见肘的生活，心里忍不住咒骂道：“混蛋！口渴真让人难以忍受！不过我一定要忍耐，等十点到了再去‘美洲人’好好喝一杯。”他脚不停歇地走着，并不断关注着那些尽情饮酒作乐的客人们，对他们的打扮做了一番评估后，内心更加愤懑，想道：“这些客人一定带了大把的钞票，按照每位客人身上带着两路易来计算，这家咖啡馆至少有上百号客人，加起来就是四千法郎！”

“这群混球！”他低声骂了一句，然后继续散漫地朝前走，



脸上依旧是倜傥不羁的神情。如果他在幽暗的街角遇上他们其中一个，那么必定会出狠招，如同他当年参加部队的演习时一般，“咔嚓”一下就扭断鸡鸭的脖子。

这样想着，他的回忆渐渐拉远，想起了在非洲服兵役的那段日子，当时他随军驻守在非洲南部的哨卡。那次，他跟同伴趁机溜出哨卡，悄悄潜进了阿拉伯人的部落，不仅抢走了他们的鸡、羊和许多财宝，还杀了三个人。当年，这事使他们几个小伙子高兴了许久，直到现在，每次想起来都令他兴奋异常。那时，经常有阿拉伯人被其他国家的军人残忍杀害，所以没人深究这件事，他们也没有遭到任何处罚。但巴黎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发生这种事，法律一定会深究犯事者。所以，他对在阿拉伯的那段行军生活充满了怀念，并遗憾于不能留在那儿。说起来他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回来的，但纵观他现在的生活状况，简直惨不忍睹！他舔了舔干燥的上腭，以确认他此刻的干渴程度。周围的路人个个步履缓慢，神情疲倦。他又愤恨地想道：“这帮蠢货！他们肯定随身带着大把的钱！”然后，他无视路人大摇大摆地往前冲，嘴里还哼着欢快的曲调，被他碰撞得趑趄的先生们小声抱怨起来，而女士则无所顾忌地提高声音道：“这混蛋简直无礼至极！”

没多久他就走到了“美洲人”。他在这间咖啡馆前驻足，寻思着此刻是否应该进去喝掉那杯计划中属于他的啤酒。他看了看钟，离预想中的十点甚远，如果现在就喝的话，以他的口渴程度，定会不顾一切将满杯的啤酒全都喝下肚，这样一来，之后如果再次口渴便没有解救方法了。想到此，他有些悻悻然，觉得还不如到玛德莱纳教堂逛逛，等时间到了再过来。

他走出咖啡馆，经过歌剧院广场旁边的角落时，迎面碰上

一位青年。这青年身材肥胖，令他倍感眼熟，便悄悄尾随在后，还不住寻思道：“真是见鬼，明明认识他，偏偏一点印象都没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他冥思苦想许久才顿悟：“原来是弗雷斯蒂埃！那年他在骑兵团可没这么胖！”杜洛瓦大步上前，胳膊搭上对方的肩膀，道：“好久不见，弗雷斯蒂埃！”

那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疑惑道：“先生叫我，不知有何贵干？”

杜洛瓦被他的反应逗笑了：“你忘了？我是乔治·杜洛瓦！当年我们一起在骑兵团服过役。”

弗雷斯蒂埃马上醒悟过来，说道：“啊，想起来了！你还好吗？”

“还不错，你呢？”

“我马马虎虎，肺炎使得我整日咳嗽。退伍那年，我在回巴黎的路上染上了气管炎，到如今还备受折磨。”

“是吗？不过看你的脸色，还是挺不错的。”

弗雷斯蒂埃挽起这位旧友的手，将病情向他详谈了一番，连寻医问药和医生叮嘱他的事项都叙述了一遍。不过那些事项他从来没有遵守。就拿医生建议他冬天到南方避寒来说，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原因，他根本割舍不了此地。他的职业是记者，且小有名气，不仅在《法兰西生活报》担任政治专栏的负责人，还要负责采访与撰写《救国报》上所有与参议院有关的各大新闻，同时，也会替《行星报》撰写文学专栏的稿件。“怎么样，我如今混得还行吧？”

杜洛瓦的表情极为惊讶。弗雷斯蒂埃跟以前比起来成熟了许多，也更为自信了，这些能从他的穿衣打扮和言行中轻易推断出来。另外，他身形壮硕，显然日子极为宽裕。当年，他看



起来很是弱不禁风，不过非常机灵，还有些迷糊，喜欢唠叨，整天都一副没烦恼的乐呵样。如今，在巴黎生活的这三年使他改头换面，不仅身形变胖了，性格变沉稳了，言谈也更得体了。然而，虽然还不到而立之年，但他的头发却有些花白了。

弗雷斯蒂埃继续道：“你现在要去干吗？”

“就随便走走而已。”

“这样的话，那你陪我到报社去吧，《法兰西生活报》，我还有些校样没处理完，等弄完了就一起找个地方喝酒，行吗？”

“可以啊！”

商量好后，两人勾肩搭背地往报社走。弗雷斯蒂埃边走边问：“你如今做什么工作？”杜洛瓦有些无奈似地耸了下肩膀，答道：“不怕你笑话，我如今可是贫困交加。那时刚退伍就来了巴黎，直到半年前才找到了工作，在北方铁路局谋了份差事，月薪才一百多法郎。”

弗雷斯蒂埃惊叹道：“天啊，这么点工资让人怎么活！”

“是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偌大的巴黎，我没有半个熟人，找不到人帮我介绍好点的工作。”

弗雷斯蒂埃上下打量了一下杜洛瓦，目光极为深沉，然后语气严肃地说：“兄弟，你还没发现吗？在巴黎，所有的事都只能靠自己！只要你足够聪明，不怕干不出事业！并且，你必须主动向别人推荐自己，以你的能力，绝对不愁找不到令你满意的工作！”

杜洛瓦叹气道：“我试过很多次了，每次都被拒绝。不过前几天得到个好机会，朋友推荐我去佩勒兰驯马场教客人骑术，年薪在三千法郎以上！”

这话使得弗雷斯蒂埃顿足：“这一行可不是你干的！哪怕

年薪再高都不能去，不然，你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你现在虽然整日守在办公室，但没人认识你，等有了更好的机会，你可以毫无顾忌地离开。但当你去教骑术后，就没有这么自由了。马场的客人都很尊贵，有钱有势，等你去了那儿，会被他们轻视的。”

他说到此处顿了几秒，像是思考了一番才道：“你读中学时的毕业会考有没有通过？”

“没，连考两次都失败了。”

“没事，反正也不重要，而且你已经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如果别人跟你说到西塞罗或者是蒂贝尔等话题，你可以谈论一二吗？”

“可以，简单说两句不成问题的。”

“很好。其实除了天天钻在书本里毫不理睬生活琐事的迂腐知识分子，谁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因此，想让自己看起来学识渊博非常简单，重点在于学会伪装自身的无知，尤其不能被人当场拆穿。如果遇到搞不定的问题，要调动心计，全力避开此类话题。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需要活用字典里的各种内容来难住他。另外，不要被看似强大的人吓住了，其实人人都蠢得要命，知识少得可怜。”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如同洞穿世事一般，然后脸颊带笑地瞥了眼路人。猛然间，他顿住脚步发出一阵咳嗽，等平复后，他的语气已经带了明显的沮丧：“这肺病实在烦人，这么久了也不见好，等冬日来临，工作再忙我也不管，先到芒通把病治好再说，有了一副好身体才能再谈其他嘛。”

谈话中，两人已经来到了一道玻璃门面前，正位于普瓦索尼埃街。玻璃门上面是一排由煤气灯光焰组成的几个大字——



“法兰西生活报”，很是吸引眼球。门的正前面贴着一份摊开的报纸，有三个人正站在那里阅读。

弗雷斯蒂埃把门打开，领着杜洛瓦一起朝屋内有些脏污的楼梯走去。上了楼便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厅里的实习生忙与弗雷斯蒂埃打招呼。他们没有停留，直接走到简陋的客室。弗雷斯蒂埃指着座椅道：“你先等等，我离开一下，立刻就回。”

从客室可以看到三扇与其他房间相通的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让人不安的气味，这使得杜洛瓦有些胆怯，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极为僵硬。经常有人经过他去往其他房间，他们脚步匆忙，使人无法辨识他们的神情。这群人里，有的是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手上拿着的纸片因其步履迅疾而微微飘动；有的是排字工人，身上用作工装的长外套墨迹斑斑，但里边的雪白衬衣领却清晰可见，下身则穿着呢料裤子。另外，还有一位男士身形矮小，但衣着时尚，看起来像经常外出采访新闻消息的记者。这时，弗雷斯蒂埃与一位身形颀长、衣着妥帖的男士并肩进来，那位男士的年龄目测大概在四十岁上下，脸上的神情很是傲慢。杜洛瓦听到弗雷斯蒂埃跟对方说道：“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再会！”

那位男士与他握手，道：“亲爱的，下次见。”说完便边吹口哨边拄着拐杖朝楼下去了。

杜洛瓦忍不住好奇道：“这人是？”

“雅克·里瓦尔，一位专栏作家，非常有名气，如今在巴黎，他、加兰和蒙泰尔三人是专栏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尤其是他，笔下的文字不仅有趣，还密切结合时代背景。他一周发表两篇作品，年收入极为可观。”

弗雷斯蒂埃边说边同杜洛瓦往外走，忽然，从楼下上来一

位又矮又胖的先生，他的衣服与发型都有些凌乱，气息也极为不稳。弗雷斯蒂埃招呼了他一声，便对杜洛瓦道：“这位是《死亡的太阳》一诗的作者诺贝尔·德·瓦伦，写的诗可值钱了！每完成一篇诗稿就能获得报社支付的三百法郎稿酬，而诗稿都非常短，几乎没有两百行以上的。行了，咱们快到咖啡馆喝点什么吧，口渴得不行了。”

他们刚在咖啡馆寻了座位，弗雷斯蒂埃就喊来酒保，让他送两大杯啤酒过来。

酒保将啤酒端上桌，弗雷斯蒂埃立刻一饮而尽，杜洛瓦却相反，像舍不得一般小口地啜饮着。

弗雷斯蒂埃一言未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随后，他突然问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当记者？”

这问题惊得杜洛瓦呆愣了许久，回神道：“但我几乎没有写过任何稿件。”

“这不是问题，万事开头难！不过，你可以来帮我打打下手，替我搜集重要资料，并到各地进行人物采访，出行费用全部由报社负责，我另外再支付三百法郎给你作为工资。怎么样？如果可行我就去找报社领导说一声。”

“我当然愿意！”

“那就这样，明天你到我那儿吃晚饭吧，我邀请了报社领导瓦尔特先生及其夫人，我们之前在报社见过面的雅克·里瓦尔与诺贝尔·德·瓦伦，还有一位是我夫人的女性朋友。没关系吧？”

杜洛瓦忽然有些犹疑不定，紧张道：“但是我没有适合这类场合的衣服。”

弗雷斯蒂埃惊愕不已，说道：“真的？这可不行啊，在巴



黎，任何人都需要备一套像样的衣服。”说完，将手放进口袋里，拿了些钱放到杜洛瓦手中，语气诚恳地说：“你先把这拿去，看是租套衣服还是用分期的方式买一套，等手中有钱再还也不迟。抓紧时间去办吧。泉水街第十七号就是我家，时间定在明天晚上七点半，不要迟到了。”

杜洛瓦大为感动，握着钱结巴道：“这恩情我一定会铭记于心。”

弗雷斯蒂埃回道：“别客气，不说这了，咱们接着喝！”说完又对着酒保大喊，让他再送两杯啤酒过来。

啤酒喝下肚，弗雷斯蒂埃提议去街上散散步，杜洛瓦同意了。

两人来到街上，向着玛德莱纳教堂的方向前进。“去哪儿逛？”弗雷斯蒂埃问道，“我听说巴黎人晚间出来散步都有着很清晰的目的地，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每次散步都是瞎晃荡，如果有女士作陪，我喜欢到布洛涅林苑逛几圈，但这种情况几乎少得可怜。开药店的夫妻二人热衷于到音乐茶座打发时间，但我没有音乐细胞，欣赏不来。我们现在到何处散心呢？也没特别吸引人的去处。不远处的蒙梭公园晚上很热闹，市民喜欢围在大树底下乘凉，边放些轻松愉悦的音乐边喝饮料。但是来这种场所消遣的都是些清闲之人，相对的门票也要贵许多，以便能吸引到美女。缪萨尔曾经也有这样的场所，不过非常狭小，而且很是喧闹，根本比不上这种大花园给人的感觉心旷神怡！给个建议啊，我们去哪儿？”

杜洛瓦有些不知所措，想不出该去何地，许久才道：“很早以前就听说过‘风流牧羊女’，但一直没去，要不去那个娱乐城逛逛？”